



清华哲学研究系列

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

汪子嵩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清华哲学研究系列

丛 书 主 编:万俊人

丛书副主编:王晓朝

胡伟希

王 路

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

ARISTOTLE , REASON , FREEDOM

本书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985 项目基金赞助出版

汪子嵩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仲华

宫敬才

封面设计:赵 谦

责任印制:蔡进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汪子嵩著. —保定:河北
大学出版社, 2003. 9

(清华哲学研究系列/万俊人主编)

ISBN 7-81028-937-3

I. 亚... II. 汪... III. 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
—哲学思想—研究 IV. B502.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9939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 88 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规格:1/32(880mm×1230mm)

印张:17

字数:473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版次: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9 月第 1 次

定价:30.00 元

自序

这本集子辑录的是我从1980年以来陆续写的一些文章。

从1941年我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起,六十多年来我的生活一直与哲学不可分。但其间还是经历了相当大的转变:在联大学习时,我逐渐对古希腊哲学发生兴趣,1945年毕业后考进北大文科研究所,当陈康先生的研究生。但时隔不久便迎了解放,我也就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了。以后三十年,我经历了风风雨雨,从批判人到自己挨批判,又从学校转到报社当编辑。在参加了“实践标准”讨论以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回头搞希腊哲学。

这二十年来我的主要工作便是和几位同志一起编写《希腊哲学史》,我的学习和研究重点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尤其是他的《形而上学》。这里辑录的大多是我这方面的工作成果,其中有些是为编写《希腊哲学史》作准备的,有的是讨论研究中发生的问题的,还有些则是为亚里士多德思想做点儿通俗普及的工作。

在学习和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中,我逐渐对其中的两个重点发生兴趣:第一是他的理性精神。亚里士多德不仅发展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性(Nous)传统,他更开创了以求“真”为目的的逻辑的、科学的理性(Logos)的思想方式,为西方传统文化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虽然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一种思潮,要推翻他们传统的这种逻辑的、科学的形而上学;但是我以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这种逻辑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决不是多了,而是太少,现在是应该加强它,



✱ 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

而不是削弱它。第二是亚里士多德创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精神。哲学应该以探索真理作为自己的惟一目标,不应该盲目屈从于任何权威,无论是学术的权威还是政治的权威;哲学应该用自己的头脑去进行探索,所以哲学必须是一门自由的学问。

几十年的哲学生涯中,许多老师、同学和朋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尤其是在我和他们相处的关系中,留下了当时时代的痕迹,有些是我应该重新反思的,在这里我写出了其中的一部分。

无论是学习、研究或反思,都是一个过程,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这里辑录的文章是在二十年中陆续写成的,其中的观点往往先后有不一致的地方,现在按写作年代排列,文字一律照旧。

本书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均注明贝克尔(I. Bekker)标准本即由德国柏林研究院于1830~1870年校印的希腊文《亚里士多德著作集(Aristotles Opera)》的页码;凡引用柏拉图的论述,均注明由斯特方(H. Stephanus)于1578年在巴黎出版的希腊文本的标准页码。

这本书得以出版,得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万俊人、王晓朝和王路三位教授的帮助,谨表示谢意,感谢河北大学出版社宫敬才、王仲华等同志为此书付出的劳动,也向我的爱人俞九生五十多年来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深情致意。

汪子嵩 2002年12月

校阅本书清样时,正值北京万众一心防治“非典”,实践又一次表明:只有依靠理性、科学和民主,我们才能克服困难,战胜灾害。

2003年5月

目 录

1. 谈怎样研究哲学史(1980).....	(1)
2. 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1981).....	(14)
3. “人是万物的尺度”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普罗泰戈拉的批判(1982).....	(32)
4. 亚里士多德论哲学和哲学的对象(1983).....	(49)
5.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哲学问题(1983).....	(63)
6.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的结构(译文)(1983).....	(89)
7. 亚里士多德(1984).....	(112)
8. 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1986).....	(154)
9. 柏拉图谈辩证法(1987).....	(203)
10. 《陈康论希腊哲学》“编者的话”(1987) 汪子嵩 王大庆	(220)
11. 研究希腊哲学的楷模 ——从《陈康哲学论文集》说起(1988)	(233)
12. 亚里士多德和分析 ——读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1993)	(242)
13. 《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序”(1993)	(257)
14. 一次争鸣的讨论会 ——为北大哲学系建系八十周年作(1994)	(260)
15. 在苏格拉底的审判庭上 ——读董乐山译《苏格拉底的审判》(1994)	(271)

✱ 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

16. 海阔天空我自飞
——读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1995) (281)
17. 我与古希腊哲学研究(1998) (290)
18. 院系调整后中国第一位哲学系主任——金岳霖(1998) ... (302)
19. 中西哲学及其交会
——漫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1999) (307)
20. 贺麟先生的新儒家思想(1999) (327)
21. 关于“存在”和“是”(1999) 汪子嵩 王太庆(336)
22. 《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前言”(1999) (373)
23. 要原汁原味地介绍外来文化
——悼王太庆(2000) (387)
24. 魏晋玄学中的“有”“无”之辩
——读《汤用彤全集》(2000) (399)
25. 亚里士多德——陈康——苗力田
——兼论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翻译方法(2001) (410)
26. 要重视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2001) (426)
27. 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序”(2001) (455)
28. 王若水和人道主义
——悼王若水(2002) (468)
29. 我认识的周礼全(2002) (475)
30. 冯定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2002) (494)
31. 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探索
——读《冯定文集》(2002) (513)
32. 学术需要自由
——纪念西南联大 65 周年(2002)..... (525)

CONTENTS

1. A Discourse on Methods of Researching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980).....	(1)
2. Aristotle's Doctrine of Substance(1981)	(14)
3.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Plato and Aristotle's Critique of Protagoras(1982)	(32)
4. Aristotle's Discourse on Philosophy and the Object of Philosophy (1983)	(49)
5.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Proposed by Aristotle(1983)	(63)
6. The Structure of Aristotle's <i>Metaphysics</i> (Translation, 1983)	(89)
7. Aristotle(1984)	(112)
8.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and Science in Ancient Greece(1986)	(154)
9. Plato's Discussion on Dialectics(1987)	(203)
10.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i>Chen Kang's Essays o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i> (1987)	Wang Zisong, Wang Taiqing(220)
11. The Perfect Example of Studies o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An Understanding on <i>Chen Kang's Essays on Philosophy</i> (1988)	(233)
12. Aristotle and Analysis: Reflections on Miao Litian's Chinese Transla-	



tion of <i>Completed Works of Aristotle</i> (1993)	(242)
13. Preface of the Book <i>Chen Xiuzhai's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i> (1993)	(257)
14. A Contending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For the 80 th Anniversary of Founding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 Beijing University(1994)	(260)
15. In the Court of Judging Socrates: Review on the Book <i>The Trial of Socrates</i> Translated by Dong Leshan(1994)	(271)
16. "I'll Fly Freely in the Vast of Heaven": Reflections on Professor Feng Youlan's <i>A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Philosophy</i> (1995) ...	(281)
17. My Experience of Studies o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1998)	(290)
18. Professor Jin Yuelin—The First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 Beijing University after the Regulati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1952(1998)	(302)
19.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 Reminiscence for Professors of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1999)	(307)
20. Professor He Lin's Thought of New Confucianism(1999) ...	(327)
21. On <i>Cunzai</i> and <i>Shi</i> (1999) ... Wang Zisong, Wang Taiqing(336)	
22. Introduction to <i>Wang Taiqing's Translation of Plato's Dialogues</i> (1999)	(373)
23. To Introduce the Foreign Culture According with Its Original Text: Mourning and Reminiscence for Wang Taiqing(2000)	(387)
24.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i>You</i> and <i>Wu</i> in the Metaphysics of Wei-Jin Dynasties: Reflections on <i>Tang Yongtong's Completed Works</i> (2000)	(399)
25. Aristotle—Chen Kang—Miao Litian(2001)	(410)

26.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tudies on Aristotle in China(2001)	(426)
27. Preface for Wang Xiaochao's Translation of <i>Plato's Completed Works</i> (2001)	(455)
28. Wang Ruoshui and Humanism:Mourn for Wang Ruoshui(2002) ...	(468)
29. Zhou Liquan in My Recognition(2002)	(475)
30. Comrade Feng Ding's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2002) ...	(494)
31. Ordinary Truth and Extraordinary Exploration:Reflections on <i>Feng Ding's Collected Works</i> (2002)	(513)
32. Academic Enterprise Require Freedom: A Memory for the 65 th Anniversary of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2002) ...	(525)



谈怎样研究哲学史

1978年开始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在哲学领域首先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哲学史研究紧紧跟上,1979年10月在太原举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讨论会。那次会实际上是对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的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会(请参看本书《一次争鸣的讨论会》一文)的重新评价,也就是一次拨乱反正。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1980年)。我没有参加这次讨论会,是会后应该书主编约请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这本讨论集中。文章大约写于1979年底或1980年初。

现在,我们搞哲学史工作的同志们正在展开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我觉得这是十分重要的。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哲学史的问题。三十年来,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是取得很大成绩的,其中最根本的一



条,就是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哲学史,从而改变了解放以前那种只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哲学史的情况。但是,在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哲学史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左”的思潮的影响。因此,现在要解放思想,总结这三十年来经验教训,让我们能更好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哲学史。我想就几个问题发表点不成熟的意见,和同志们讨论。

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日丹诺夫的《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对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是起了影响的。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批评了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史定义——“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发展的历史”;而提出他自己的哲学史定义——“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现在进行的讨论中,我们有些同志主张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另外,有些同志还是坚持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

从理论上讲,这两个定义是并不彼此排斥的。人类的认识是矛盾发展的历史,而认识的最根本的矛盾就是物质和意识的矛盾,在回答物质和意识何者是第一性时,就分成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营。因此,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主要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

但是,我是倾向于讲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的。理由不仅是因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经讲过:“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①更重要的是因为日丹诺夫的定义,在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中起了不好的作用。按照他的定义,既然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对于每个哲学家、每个哲学思想和哲学体系,都必须清清楚楚地归在唯物论一边,或者归到唯心论一边,双方必须进行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9页。



尖锐的斗争；并且我们只能站在唯物论一边，把唯心论看作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哲学史要以唯物论的发展为主线，是唯物论的发展史，如此等等。可是哲学史的实际往往并不就是这样。于是，在过去的哲学史研究中，不是以原则服从实际，却让实际服从定义，因而出现了教条主义、公式化、简单化、贴标签等等情况。1957年，有些同志曾经提出过意见，后来因为百家争鸣的方针遭到破坏，一些正确的意见也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受到打击，使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一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现在，对这些问题是应该重新认识，重新讨论了。

研究哲学史当然要区别哪些是唯物论，哪些是唯心论。但是，我们划定了每个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是唯物论或唯心论，是不是就算是完成了研究哲学史的任务呢？这样，就必须讨论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它发展的历史。但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比如物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者，除非是主要研究理论的，凡是研究实用问题的人并不一定都要重视研究物理学史或者经济学史；惟独哲学史，却不但是哲学工作者，而且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以至实际工作者都最好能够读一读。哲学史起着比较特殊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都常引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旧序》中说的：学习哲学史是为了锻炼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①。恩格斯这里讲的理论思维能力，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这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所以说是天赋的；虽然每个人都具有，但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却并不容易，这就需要锻炼，学习哲学史是锻炼这种能力的手段。

恩格斯随接举出例子：有些自然科学家因为对于哲学史不熟悉，所以把一些在哲学上早已废弃了的命题当作“全新的智慧”和“时髦的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西”加以宣扬^①。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多少年来,天才论、唯意志论能够通行无阻,一直到最近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还有许多人反对,这不也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吗?可见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来要求我们的干部都要读一点哲学史的重要性。

为了锻炼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如果我们研究一个唯心论的哲学家的思想体系,只到判定它是唯心论为止,那就只能说是做了一半工作,而且是不重要的那一半。列宁说得好:“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的、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②我们不能做那些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只要把唯心论哲学宣判为胡说,加以唾弃就算完事,这样做是不能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的。

我们必须研究唯心论是在哪一方面失足的,是把人类认识的哪一方面绝对地夸大的结果。在这点上,每一个时代的唯心论哲学,每一个哲学家都是各自不同的。这就要求我们把每一种唯心论哲学都摆到人类认识的发展历史中加以综合的研究;不能仅仅摘引一个哲学家的几句话,宣判他是唯心论完事,而是必须仔细研究他的著作,分析他的论证,才能判断他是在哪一方面失足的。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

不但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唯心论哲学需要这样做,而且对辩证唯物论以外的唯物论哲学也需要这样做。和唯心论相比较,唯物论是科学。每一时代的唯物论哲学都是从当时的科学中概括出来的,所以比起唯心论哲学来,是更接近科学一些。但是,科学在发展,唯物论哲学也在发展。科学向前发展了,回过头去看过去的科学,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不科学的地方。我们站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上,难道能说古代的朴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66 页。

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15 页。

唯物论,以及后来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唯物论都是科学的吗?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他们站在正确的方面,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除此之外,它们就有许多错误的东西,这也是把人类认识的某一方面加以绝对夸大的结果,我们也要对这些加以分析,详细地分析这些唯物论哲学家的论证,找出他们失足的地方。同时也要看到:以往的这些唯物论者的缺陷,往往由一些唯心论者指出来并且加以利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就是这样分析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所以,对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我们也不能公式化,将它看成总是唯物论战胜唯心论的历史。有时候也可以是相反,唯心论在某些方面曾经战胜过唯物论,对哲学的发展起过促进的作用。

将哲学史当作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来研究,重要的是要总结人类认识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在以往的认识中,有许多是正确的,是真理,但是这些真理也都具有相对性,有它的局限性;有许多是错误,但是从错误中也可以吸取有益的教训。这样学习和研究哲学史,是不是可以少犯点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通过这样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才是我们学习哲学史的目的。

哲学史研究什么?

关于哲学史研究的对象,现在已经提出一些问题,比如,古代的哲学是包括一切科学在内的,后来一门门科学独立出去,哲学的范围就缩小了。因此,我们现在研究哲学史,它的对象范围究竟多大?已经独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的科学,特别是一些和哲学有密切关系的,如美学、伦理学的思想,是不是都要排除在外?还有,为了要阐明一些哲学家的思想,不得不涉及他们对自然、对社会历史和政治方面的思想,这些问题要如何处理?都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但是,不管怎样,哲学史作为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主要还是应该研究属于哲学本身的问题——即逻辑(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历史。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发展的历史,我想,最好还是把握住几个最根本的哲学范畴,看它们在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是怎样发展变化的,这样就比较容易看出人类认识的发展,掌握哲学史发展的规律。

例如,关于一般和个别的问题。人类的认识都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最初人类从个别中认识一般,才能有语言,才有哲学和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从古代希腊哲学家来看,泰勒士开始要在万物中找到它们的基本根源,也就是要从个别中找一般。他们先找到了水、火、气,作为万物的根源,但是这些还是比较特殊的物质。后来,有些哲学家提出比较一般的物质概念,如“无限”、“种子”、“原子”。古希腊的唯物论哲学,就有这样的从个别到一般的发展过程。一般本来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方面或性质,但是,古代哲学家分不清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问题。毕达哥拉斯学派讲的“数”,巴门尼德讲的“存在”,特别是柏拉图讲的“理念”,本来都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物,它们只能在我们思想中才能单独存在,但是他们却将这些一般物当作和具体事物一样实在的东西,并且比具体事物更真实,是决定具体事物的东西。他们分不清抽象和具体、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将一般看作是最真实的本体,就陷入了唯心论。列宁说:“原始的唯心主义认为:一般(概念、观念)是单个的存在物。这看来是野蛮的、骇人听闻的(确切些说:幼稚的)、荒谬的。可是现代唯心主义,康德、黑格尔以及神的观念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的)吗?”^① 亚里士多德正是从这点上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不能独立存在,只存在于个别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21页。

事物之中,一般只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这个批判是很重要的。但是,亚里士多德自己也仍旧搞不清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他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的关于哲学的十几个问题,归结起来,主要仍旧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这些问题,企图作出解答,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辩证法思想,但又摆脱不了困境,陷入毫无办法的混乱之中。列宁说他:“妙得很!不怀疑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这个人就是弄不清一般和个别、概念和感觉、现象和本质等等的辩证法。”^①不但古代哲学家弄不清这个问题,近代哲学家包括康德和黑格尔在内,也弄不清楚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这个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问题,是辩证法的精髓;并且在理论上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但是,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完全解决,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际工作中,将一般和个别混淆不清的情况,还是随处可见的。所以,从哲学史上研究人类对于一般和个别问题的认识发展史,对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是很必要的。

再拿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来说。最早的哲学家和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的思想,认为在千变万化的事物背后有必然的规律存在,这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应该大写特写的。但是,这些规律究竟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也是人类认识中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一直到近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兴起,哲学家从中世纪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重视经验。培根是第一个系统地制定认识的归纳法的哲学家,他主张对大量的经验事实加以整理归纳,得出科学的客观规律来。但是,他的唯物论的经验论后来却遭到了种种唯心论者的反对:贝克莱认为凡是经验都是主观的,只是人的感知;休谟认为从客观的经验中不能得出因果规律来;康德认为因果只是人类先验的主观的形式,只有当它去整理经验材料时,才有规律;黑格尔认为只有绝对观念的发展,而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而已。他们都认为没有客观的规律存在。把黑格尔的唯心论哲学颠倒过来,就是唯物论:客观世界的发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页。